



我家的AA制

□ 张修东

今年农历闰二月，母亲五月底的生日顺延到了七月初。按照惯例，负责母亲今年生活缴费与家务处理的二弟，自觉承担起了生日宴的筹备事宜，包括酒水、蛋糕还有瓜子等。

莱芜老家的侄儿，附近农村居住的姨表弟，赶来祝贺。席间，推杯换盏，话语温馨，母亲很是高兴。宴会结束，二弟和二弟媳忙着去书画班上课，我和妻子便去结了账。回到母亲家，二弟三弟的AA制款子，就转到了我的微信。

说起我家的AA制，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。

本世纪之初那一年10月，住院半年多的父亲没有斗过病魔，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工作37年的矿山，离开了退休仅6年的大家庭，驾鹤西游。没有了父亲退休金的支撑，母亲该有多难！我们弟兄仨和媳妇们都敏锐意识到了这一点。

父亲走后的农历新年这几天，整个家庭切身体会到了度

日如年的感觉。过去那一团熊熊燃烧的暖火，似乎就要散开，变成一颗颗可怜的小星星。

大年初一，家人围坐在母亲身旁，一边安慰，一边说出了久藏心底的打算：要把散布的小星星，凝聚成一团火，每个小家庭都想方设法为大家庭担负。

次年开春，三个小家先是按顺序排开了“值班”。母亲说，我现在还能自理，不用轮番照顾；能自己干的，就自己干，一个人闲着也不行。母亲接着说，等我真的生活不能自理了，再来伺候也不迟。

我们尊重了母亲的意见。但也没有像其他很多家庭一样，只管给养老钱，其他啥也不管，而是按照排班，承担起母亲每年的采暖费、医疗保险费，每月的水电天然气电话费，还有走亲戚的费用等，让母亲省却了许多挂牵。经常和母亲聊天的邻居大妈都说母亲真的是生活在福窝里了。

这是家庭里的大AA制。三年一轮换，家家不偷懒。时光如水流，一年，转瞬即逝；三

年，次第轮转。

起初那几年，母亲过生日，谁家“值班”谁结算，可母亲发现，谁“值班”也想把宴席办得风风光光，有时只为讲场面，点的菜肴数多量大，每次剩下的东西都不少。一家人看着都心疼。

这时，不知道母亲从哪里学来的法子，说AA制吧。

我随口补充一句，谁家当值，谁结算，然后平摊。

就此，母亲这边的大事实行AA制。

母亲一直使用着一台旧太阳能热水器，每个冬日来临需要维修不说，极寒天气还得停用，极不方便。一日，我们联系好厂家，支好款子，给母亲换了一台新的太阳能热水器，从此，母亲不用再纠结了。

前几年，母亲总说夏天酷热难熬，几乎每年都起痱子。但考虑到秋冬季节母亲腿疼，我们一直没有答应安空调，并且也得到了母亲的体谅。今年还没入伏，母亲又说想安空调。拗不过母亲，弟兄仨一商议，三

弟立马去社区家电商场订购了一台空调。安装完成，我妻子说：俺家900，老二、老三各800。空调的费用就这样解决了。母亲听从嘱咐，每每开空调，都是长衣长裤伺候。我们真的佩服年已八旬的母亲对于凉风的承受力呢。

也不是家里所有事，都实行AA制。

一台小容量的冰箱，就是母亲用省吃俭用的钱自己购买的。她说，这样，能存点稀罕物，让孙子孙女回家时吃点。母亲年事已高，仍时时刻刻惦记着孙子孙女们呢。

AA制的温暖和聚力，使得三个小家庭抛却了龃龉不快，丢弃了互为担负，对母亲的爱使我们拧成了一股绳。

前几日，母亲他们来到我在淄博的家。那一切的一切，不容置疑，就是我和妻子说了算。办接风宴，吃淄博小饼烤串，往八大局市场转转……这些个费用，绝对不能实行AA制的。

秋天的风

□ 孙志昌

秋天不知不觉来临，我立刻感受到了那清爽的秋风。我从未留意过秋天的风到底如何，只知道它带来凉爽，而气温也逐渐下降。

风是秋天的先驱，当我感受着秋风的清凉时，也能感受到秋天的温馨氛围。秋风就像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，它赶走了炎热的风，给予我们凉爽和舒适。

老人的宽容与理解，也正是秋风的柔和与轻松。夏天的酷热让我备受折磨，渴望躲进冰窖里，摆脱这股炎热之苦，让身心完全放松。虽然我无法左右季节的变迁，但在内心深处，一直期待气温的降低，不再让人食欲减退、睡眠不安、焦躁加剧。

风一刮，我的心情顿时明亮起来，好像风一下子将长时间积累的热量吹散了，真不知

道风用了什么策略，如此迅速达到目标。在我眼中，风的力量真是令人佩服。此时，我静下心来观察风，才明白自己竟然有个如此好的朋友，过去我对它太冷漠了，应该向它真诚道歉。

秋天的感觉是由风带来的，只有有了风，秋天才会真实地到来，毫不疲倦地等待着我们，陪伴着我们，做我们的守护者，阻挡热浪的回归，给我们提

供一个凉爽宜人的环境。

秋风也像一个活泼又稳重的女孩，她轻声细语，让人感到心旷神怡。她优美地起舞，令人目不暇接。她的活泼穿透了我们的灵魂，让我们在美丽的画面中沉醉。风会偷偷地钻进你的眼睛，让你看到秋天的色彩斑斓。

我喜欢秋天，更喜欢秋天的风，因为秋风让我的心灵得到滋润，让我的生活更加精彩。

花树开花

□ 程应峰

许多树，都是要开花的，如广玉兰、石榴、合欢、夹竹桃、紫薇等等。它们兀自开着，撞进了人们的视线，予人以惊喜和怜惜，更给烟火尘世带来了许多生机和美丽。

一般的植物，先长叶再开花，木棉却不同，它是先开花，再长叶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这样，它才有充足的水分和养分来供给硕大的花朵。舒婷曾写过一首诗《致橡树》，在诗中，她把木棉这样一种植物写成了开花的树：“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。根，紧握在地下，叶，相触在云里。”木棉是有经历的，春天，一树橙红；夏日，绿叶成荫；秋来，枝叶萧瑟；冬至，寒树秃枝。它在四季轮回里所展现的，分明就是不同的生命意味。

我所熟悉的桂花树，开花要到秋季，它的名称听起来就令人着迷，有丹桂、金桂、银桂之称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年四季都会开花的月月桂（四季桂）。生而为花树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是注定要在时序更替里开花开花的。

有人曾这样发问：“花儿，



你为谁而开？为自己？为黑夜？为春天？为某个你前世的恋人？为那些从你身边经过，驻足观赏过你的有缘人？为大地？为这个你存在的世界？”更多的女性向花自怜，把自己想象为花，衍生出“生为谁开花，死为谁蝶化”的心境。

林语堂先生在《孤崖一枝花》中写道：“宇宙万类，应时生灭，必尽其性。是故花树开花，乃花之性，率性之谓道，有人看见与否，皆与花无涉……古人著书立说，皆率性之作，一则无

名，二则无利，甚至有杀身之祸临头，然自有说不快之势。”是啊，花树开花，只应时节，不论是闹市街头、荒郊野外，还是悬崖绝壁，不因有香而生，不因无香而死，自在地开放，自在地凋谢，与生俱来，无怨无悔。

花开含情，情在隐约中；花落藏笑，笑在流光里。花事如人事，栉风沐雨，暑热寒暑，愈显其娇艳明媚、多姿绚丽。花，有落寞孤独，有抱残守缺，一如昙花，生命何其短暂，也绝不放弃可以开放的时机。

花的况味，就是人生的况味。花有开放凋零，人有生老病死。凋谢的花，让人看见美丽的消逝；逝去的人，让人品味生命的飘落。花有芬芳，人有灵性；花有七色，人有七情。花开是春梦，花落是秋意，人看花，会春心荡漾，会无端伤感；会豪情万丈，会愁绪满怀。青春的花，蓬勃、热烈、美丽、向上；暮秋的花，难免有几分枯萎、落寞、萧杀、凄凉。

席慕容诗歌《一棵开花的树》，所意味的是什么呢？有时候，花开本身，便是一份含泪的倾诉，一份无奈的守望：“如何让你遇见我，在我最美丽的时刻……阳光下，慎重地开满了花，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……而当终于无视地走过，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，朋友啊，那不是花瓣，那是我凋零的心。”

“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”，花树开花，原本就率性本真，从容不迫，来去自如，她留给自己的是落寞感伤，洒向人间的是绚烂灿烂。为人为文，吐尽心思，点亮心灯，照彻人生，又何尝不是如此呢。

明天的菜谱

□ 马俊

我有个习惯，就是在晚上临睡前想一想第二天的菜谱。洗漱完毕，静静地躺在床上，想着明天中午可以安排四菜一汤：红烧鸡翅孩子喜欢吃，干炸带鱼爱人喜欢吃，豆腐皮炒火腿老人喜欢吃，凉拌小菜是我的最爱，然后再来一道蛋花汤。这样的菜谱，荤素搭配，营养全面，想想都觉得满意。菜谱备好之后，我几乎有了微微的惬意。不过这时候入睡我特别满足，就像小孩子听了大人讲的睡前故事，带着满满的憧憬和梦想就睡着了，有时梦里都有美食的香。

我的这种习惯，源于原生家庭的影响。我小时候，家里没有电视，更没有手机，晚上一家人就坐在一起聊天。母亲和父亲是主角，我和哥哥不时参与进来。漫漫长夜，能有多少可聊的？聊天的内容不过是鸡毛蒜皮、柴米油盐。夜色安宁，母亲打了个哈欠，忽然说：“明儿咱们包饺子吃吧！春天的第一刀韭菜，再加上几个鸡蛋，饺子馅要多香有多香！”母亲的一句话，让有些沉闷的聊天气氛瞬间活跃了。我和哥哥兴奋地说：“明天吃饺子喽！”父亲笑呵呵地说：“明儿我一早就去割韭菜！”聊天的气氛又快活起来。

类似的聊天，几乎每天都要上演。从春到夏，从夏到秋，从秋到冬，四季里总有那么多美食等着我们去“预约”。“新面粉磨好了，明天咱们擀面条吃，新面粉吃起来肯定好吃！”“嗯，我去菜园弄点鲜菜当菜码。”“立秋贴秋膘了，明天给孩子们炖点肉吃吧！”“好，我赶集的时候再买几个芝麻火烧，孩子们都爱吃！”“大白菜经霜了，味道好吃了，明儿咱炖豆腐吃！”“白菜豆腐保平安，再加点粉条更好吃。”晚上临睡前，母亲和父亲就这样计划菜谱，经常惹得我们口水连连。一想到第二天有好吃的，就觉得日子过得特别幸福。

预约一餐美食，就是在预约明天的幸福。俗话说，民以食为天。吃饭是天下头等大事，也是人最基本的需求。不过吃饭从来不只是简单的生理需求，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需求。人饿了就要吃饭，吃饭解决了饥饿问题，更主要的是带给人充盈感和幸福感。临睡前设想一下明天的菜谱，就会觉得新的一年多了一份期待和憧憬。美好就像前方的花一般，在我们的预设中灿然绽放，怎能不让人满心向往？

多年后我成了家庭主妇，负责一日三餐，我把母亲预设明天菜谱的习惯“继承”了下来。我知道，明天的菜谱里，有憧憬，有期许，有祈愿，有生活悲喜，有人生百味。